



苏童：阅读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

记者：是什么影响了您的写作，形成了您现在的写作风格？

苏童：影响我写作的东西很多，除了对文学的爱好，生活本身也是影响因素之一。这个要分时间段。青少年时期，就是对文学一种朦胧的爱好。另外，童年少年时期老师在哪一方面表扬你最多，你就会在哪个方面更下功夫。我的作文常被老师表扬，自然会喜欢写作。到大学以后，能够坚持创作，是另外的东西在影响我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大学，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。我们班上35个是诗人，5个是作家。我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大潮中走上了写作的道路。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之后，又有新的东西影响我。这个就十分复杂，有自己喜欢的作家的影响，生活一定也能影响我，甚至世界观也在影响我。一个作家的作品会改变，是因为影响写作的因素都在不断地改变成长，在新陈代谢之中。在一切都不稳定的情况下，创作也是另外一种面貌，永远都有新的呼唤，新的诱惑，新的拒绝，新的追求在产生。

记者：很希望了解您对于书的选择，有什么标准吗？

苏童：很早以前，我读书几乎是不加选择的，或者是一部名著，或者是一部书的书名优美生动吸引我，随手拈来，放在床边，以备夜读所用。用这种方式我读到了许多文学精品，也读了一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。也有一些特殊情况，对某几部名著我无法进入真正的阅读状态。比如麦尔维尔的巨作《白鲸》，几乎所有欧美作家都备加推崇，认为是习作者所必读的，但我把《白鲸》啃了两个月，终因其枯燥乏味，而半途而废，怅怅然地还给了图书馆。那是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以后再也没有重读《白鲸》。如果现在重读此书，不知我是否会喜欢。但不管怎样，我不敢否认《白鲸》和麦尔维尔的伟大价值。

记者：能谈谈印象深刻的阅读经历吗？

苏童：令人愉悦的阅读每年都会出现几次。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那时我在北师大求学，一位好友向我推荐并把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借给我，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了。我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，校工在走廊里经过，把灯一盏盏地拉灭。我走出教室，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。我想象那个美国男孩在城市里的游历，我想象我也有个“老菲芯”一样的小妹妹，我可以跟她开玩笑，也可以向她倾诉我的烦恼。

记者：塞林格对您影响很深？今天您怎么看塞林格？

苏童：至少那段时间，塞林格是我痴迷的作家。我把能觅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读了。我无法解释我对他的这一份钟爱，也许是那种青春启迪和自由舒畅的语感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我因此把《守望者》作为一种文学精品的模式，这种模式有悖于学院式的模式类型，它对我的影响也区别于我当时阅读的《静静的顿河》，它直接渗入我的心灵和精神，而不是被经典所熏陶。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摆脱塞林格的阴影，我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见这种柔弱得像水一样的风格和语言。今天的文坛是争相破坏偶像的时代，人们普遍认为塞林格是浅薄的误人子弟的二流作家，这使我辛酸。我希望别人不要当着我的面鄙视他，我珍惜塞林格给我的第一线光辉。这是人之常情。谁也不应该把一张用破了的钱币撕碎，至少我不这么做。



苏童，本名童忠贵，1963年1月生于江苏省苏州市。中国当代作家。

1980年，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。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5年发表小说《1934年的逃亡》。1988年发表小说《妻妾成群》。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。2015年8月16日凭借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。2016年12月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2018年，出版《好好读书：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》。2019年长篇小说《黄雀记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。

记者：在走向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的途中，肯定也有不少作家对您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
苏童：可以再说一说博尔赫斯。大概是1984年，我在北师大图书馆的新书卡片盒里翻到那部书的书名，我借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集，从而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。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，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，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。坦率地说，我不能理解博尔赫斯，但我感觉到了博尔赫斯。我为此迷惑。我无法忘记博尔赫斯对我的冲击。几年以后我在编辑部收到一位陌生的四川诗人开愚的一篇散文，题目叫《博尔赫斯的光明》。散文记叙了一个博尔赫斯迷为他的朋友买书寄书的小故事，并描述了博尔赫斯的死给他们带来的哀伤。我非常喜欢那篇散文，也许它替我寄托了对博尔赫斯的一片深情。虽然我没能把那篇文章发表出来，但我同开愚一样相信博尔赫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，它照亮了一片幽暗的未曾开拓的文学空间，启发了一批心有灵犀的青年作家，使他们得以一显身手。

记者：您谈了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年轻时候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。

苏童：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在阅读中你的兴奋点往往会被触发，那就给你带来愉悦。那种进入作品的感觉是令人心旷神怡的。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，对于一部你喜欢的书，你会记得某

些极琐碎的细节，拗口的人名、地名，一个小小的场景，几句人物的对话，甚至书中写到的花与植物的名称，女孩裙子的颜色，房间里的摆设和气味。几年前我读了杜鲁门·卡波特的《在蒂凡纳进早餐》，我至今记得霍莉小姐不带公寓钥匙乱敲邻居门铃的情节，记得她的乡下口音和一只方形藤篮。有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我钻在蚊帐里读《赫索格》，我至今记得赫索格曾在窗外偷窥他妻子的情人——一个瘸子——在浴室里给赫索格的小女孩洗澡，他的动作温柔、目光慈爱，赫索格因此心如刀绞。在索尔·贝娄的另一部作品《洪堡的礼物》中，我知道了矫形床垫和许许多多美国式的下流话。

记者：也有让您一读再读的书吧？

苏童：卡森·麦卡勒斯的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我读过两遍。第一遍是高中时候，我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《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》。通过这本书我初识美国文学，也细读了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。当时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太奇怪，不懂其中三昧。到后来重读此篇时，我不禁要说，什么叫人物，什么叫氛围，什么叫底蕴和内涵，去读一读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就明白了。阅读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
记者：关于阅读，关于图书馆，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？

苏童：很多年前，我在就读的中学图书馆里借过一本书，图书馆的阿姨提醒我，这不是长篇，是短篇小说集，你借去可别后悔呀！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答她的，如果是现在，我会说，不后悔，短篇小说永远是正确的。很多朋友知道，我喜欢短篇小说，喜欢读别人的短篇，也喜欢写。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，或者说旅程太长，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，最终无从发现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悦。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，说它一唱三叹，说它微言大义，说它是室内乐，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，说它是微雕艺术，怎么说都合情合理，但是谈论短篇小说，谈论它的内部，谈论它的深处，是很难的。因为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的短篇小说会令人生疑，它值得谈论吗？相反，一个无法用简短的句子概括的短篇小说，同样也让人怀疑，它还是短篇小说吗？所以，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，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，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。

记者：虚构作品外您的阅读兴趣是什么？

苏童：非小说文字中，我最喜欢阅读的是一些伟大的作家写出的伟大的杂文。记得以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，读到那个著名的一口痰和一群人的片段时，一种被震惊的快感使我咧嘴大笑，自此我的心目中便有了这种文体的典范和标准。世界在作家们眼里是一具庞大而沉重的躯体，小说家们围着这具躯体奔跑，为的是捕捉这巨人的眼神、描述它生命的每一个细节，他们甚至对巨人的梦境也孜孜不倦地作出各自的揣度和叙述，小说家们把世界神化了，而一些伟大的杂文作家的出现，则打乱了世界与文字的关系。这些破除了迷信的人把眼前的世界当做一个病人，他们是真正勇敢而大胆的人，他们皱着眉头用自制的听诊器在这里听一下，在那里听一下，听出了这巨人体内的病灶在溃烂、细菌在繁衍，他们就将一些标志着疾病的旗帜准确地插在它的躯体上。自此，我们就读到了一种与传统文学观念相背离的文字，反优美、反感伤、反叹息、反小题大做、反蜻蜓点水、反隔靴搔痒，我们在此领教了文字的战斗的品格，一种犀利得要拿世界开刀的文字精神。■ 据《中华读书报》